

湘出二戈考^{*}

吳良寶

(長春)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古籍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對湖南出土的兩件戰國有銘兵器進行考證。一是考釋了鑄造地名「煮棗」，判定十四年煮棗嗇夫戈是戰國中期的魏國兵器；二是釋出了監造者「緩」即《史記·秦本紀》秦昭王十年出任丞相的樓緩，由此得知十一年相邦緩戈是秦昭王時的秦國兵器。

關鍵詞：煮棗嗇夫戈、相邦緩戈、考證

^{*} 本文是國家語委重大項目「出土文獻典型資料分類整理與解讀研究」(YWZ-J015)、吉林大學青年學術培育計畫資助項目「戰國古璽資料整理與研究」(2019FRLX08)的階段性成果。

On Two Dagger-axes from Xiang (湘)

Wu Liang-bao

(Changchun)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School of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wo Warring States weapons with inscriptions unearthed in Hunan,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lace name which is “Zhuzao (煮棗)” is recognized in philology, and it is determined that “Zhuzao Sefu dagger-axe (煮棗嗇夫戈)” is the weapon of the state of Wei in the middl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Second, it is proved that the supervisor, showed in inscription as “Huan (緩)”, is “Lou Huan (樓緩)” in *Shiji* “Qin shijia (《史記·秦世家》)”, who was Prime Minister in the 11th year of King Zhao of Qin. Thus we can know that “the 11th year Xiangbang Huan dagger-axe (十一年相邦緩戈)” is the weapon of Qin at the time of King Zhao of Qin.

Key words: Zhuzao Sefu dagger-axe (煮棗嗇夫戈), Xiangbang Huan dagger-axe (相邦緩戈), textual research

一

一九九八年湖南懷化市黔城M129出土一件銅戈（圖一），通長二十一點八、寬二點五釐米，實物現藏懷化市博物館。¹戈的内部刻有四行時五字刻銘（其中「工市」作合文形式）：

十四年，煮臯嗇夫焉城²□、工市=𠄎、冶□。

從銘文反映的監造制度來看，這是一件典型的三晉兵器。



圖一 （采自《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4·湖南》，頁207）

戈銘「煮」字从火、者省聲，³「煮臯」可讀為「煮棗」，是首次出現的三晉兵器鑄造地名。《戰國策·魏策一》「蘇子為趙合縱說魏王」章：「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繇；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蘇代調田軫的話「煮棗將拔，齊兵又進」，《集解》引徐廣曰：「在濟陰宛胸」，治今山東東明縣南。從戈銘鑄造地煮棗的地望來看，這是一件魏國兵器。

¹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4·湖南》226戈（北京：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年），頁207。

² 戈銘「焉城□」的「焉城」是煮棗嗇夫的複姓（也見於《古璽彙編》3191號複姓私璽）、暫不可識的「□」是其名，「焉城」似是「以地為氏」類型的複姓。

³ 三晉文字中雖未見戈銘「者」旁類似的省體，但「煮棗」地名在辭例上為判斷該字从火、从者省起到了作用。



▲《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60



▲戈銘

《田敬仲完世家》云「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司馬遷繫於齊湣王十二年（西元前289年，當魏昭王七年）。該內容也見於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第二十二章，學者或以為發生年代為魏襄王七年、齊宣王八年（前312年）。⁴《竹書紀年》（《史記·韓世家》裴駟《集解》引）韓宣王二十一年「齊宋圍煮棗」，可為佐證。至於煮棗開始屬魏的時間，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從《戰國縱橫家書》該章的發生背景以及十四年煮棗嗇夫戈銘的紀年時間來看，應不晚於魏惠王後元十四年（前321年）。這就為討論煮棗入魏的年代、魏國東部疆域的變遷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關於戰國時期煮棗的地望及其歸屬變化，學界還有不同的意見。《戰國策·東周策》「秦攻宜陽」章：「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亦效重寶」，沈濤《銅熨斗齋隨筆》認為：「按煮棗有三，《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煮棗侯赤，《索隱》引徐廣曰：『在冤句。』此濟陰之煮棗也。《漢書·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師古謂地當在大河之南，即此煮棗。又《樊噲傳》注引晉灼，則清河有煮棗城。然秦之疆域，皆不得至此，此當是秦地亦名煮棗者，非清河、濟陰之煮棗也。」⁵朱本軍也根據上引《東周策》的內容認為，秦國有煮棗之地、「應在陝西西南、湖北西北秦楚交界處」。⁶也有學者比較謹慎，比如顧觀光認為「煮棗又嘗入秦，今不可考」；范祥雍認為魏國東境的煮棗與「秦效煮棗於楚，是否一地，不詳」。⁷今按，清河煮棗城（在今河北棗強縣西北）一說始於《續漢書·郡國志》，⁸與戰國時期魏地煮棗縣無關（《正義》謂「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也」，已指出其非）。至於「陝西西南、湖北西北秦楚交界處」的秦地煮棗實屬誤解，《東周策》所說秦國

⁴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頁99，注釋①。另，徐中舒先生認為帛書此章係擬作，說見：繆文遠：《陳軫事蹟考述——〈戰國策檢論稿〉之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頁71。

⁵ 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冊頁17，注釋[二〇]。

⁶ 朱本軍：《戰國諸侯疆域形勢圖考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37頁。

⁷ 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冊頁17，注釋[二〇]。

⁸ 《魏書·地形志》棗強縣「有煮棗城」，《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七信都縣「煮棗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漢煮棗侯國，六國時於此煮棗油，後魏及齊以為故事，每煮棗油，即於此城」，都本於此。

「遽效煮棗」如果理解為秦國在本土之外擁有「插花地」、「飛地」⁹煮棗，那就是西元前三一二年秦國幫助魏國解了煮棗之圍後順勢佔據了該地。¹⁰不過，策文所說只有歷史背景是真實的，其餘的恐難作為信史看待。目前能考定的戰國時期煮棗只有今山東東明縣南的魏地煮棗。

從魏國兵器監造制度的演變情況來看，可確考的以嗇夫監造的兵器多屬於戰國中期魏惠王時代，比如二十五年陽春嗇夫戈、¹¹二十七年涑縣嗇夫戈¹²（《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7184、17311。以下簡稱為《銘像》）等。十四年煮棗嗇夫戈的年代也與之相符合。

煮棗在戰國、秦漢間的沿革值得注意。十四年煮棗嗇夫戈表明，戰國中晚期魏國在今山東東明縣一帶設置了煮棗縣。《史記·樊鄴滕灌列傳》記載，樊噲「從攻項籍，屠煮棗」；《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煮棗端侯革朱」，「以越連敖從起薛，別以越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煮棗雖不見於出土秦文字、西漢初期張家山漢簡《秩律》，但上引《史記》、《漢書》這兩處記載表明，秦代繼承了戰國時期魏國煮棗縣的建置，西漢早中期煮棗曾為侯國（據《文功臣表》，惠帝七年至文帝元年間煮棗侯國被廢，二年紹封，直至景帝中二年）。煮棗不見於《漢志》記載，「疑國除後省併」。¹³

戰國文字中的「煮棗」地名之外，還有「酸棗」。《秦始皇本紀》：「五年，將軍鷲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正義》引《括地志》云：「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治今河南延津縣西南。地名酸棗的「棗」字寫法各異：



▲ 《銘像》16449酸棗戈



▲ 四年酸棗令戈



▲ 《古錢大辭典》150

⁹ 史念海：《論戰國時期的「插花地」》，《河山集》七集（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07-519。

¹⁰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81。

¹¹ 黃陂縣文化館、孝感地區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1982年第2期，頁57。

¹² 吳良寶：〈魏韓兵器考釋三篇〉，《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六輯（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頁194-195。

¹³ 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79。

兵器銘文「酸棗」之「棗」或寫作「棗」，或寫作「梟」（私家收藏的四年酸棗令戈）；貨幣文字作「西棗」，¹⁴「西」即「酸」之省聲異體。六國文字中的「梟」多用爲早晚之「早」、「棗」多用爲「造」，¹⁵而「煮梟、酸棗、酸梟、西棗」等資料則表現出了地名用字的自身特點。¹⁶

二

湖南衡陽市苗圃俱樂部曾出土一件刻銘秦戈（圖二），據介紹該戈通長二十二點六、闌長十一點八釐米，重〇點二〇四千克，長援、三穿，內部三面開刃，實物現藏於衡陽市博物館。¹⁷戈的內部自胡向內部刻有四行十七字（其中「十一」作合文形式）：

十一年，相邦緩之造，西（？）工師亥、丞我（？）、鬼辛民。

銘文刻寫雖然有些潦草（比如「緩、民」等字），鑄造地名「西（？）」可能還有缺刻筆劃的現象，不過大部分文字還是可以辨認出來的。戈的胡部也有刻銘，但看不清楚。



圖二 （底圖采自《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4·湖南》，頁209）

¹⁴ 馬昂：《貨布文字考》卷三，1832年刻本。

¹⁵ 徐在國、程燕、張振謙編：《戰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938-939、984。

¹⁶ 關於六國文字地名用字「一對多」的關係，說詳另文。

¹⁷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4·湖南》231戈（北京：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年，頁209。

這件相邦戈是首次公布的新品，戈銘中的「緩」應該是自趙入秦的樓緩。《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王十年「薛文以金受¹⁸免。樓緩爲丞相」，「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據此，戈銘的十一年無疑就是秦昭王十一年（前296年）。根據八年相邦薛君漆豆銘文，孟嘗君田文擔任的是秦國相邦，接替他的樓緩如果像《秦本紀》所載先是任「丞相」，那麼他可能是在第二年才出任相邦一職的。

已經公布的多件由秦國中央相邦監造的兵器、漆木器銘文中，擔任相邦的重要人物比如張儀、魏冉、呂不韋等，都見於史書記載。出土文獻所見秦國相邦資料可列表如下：

	人 物	資料出處	備註
秦惠文王	樛 遊	四年相邦樛游之造戈（《銘像》17248）	秦惠文王四年（前334年）時器。
	張 儀	十二年相邦義之造鼎（《九如園吉金》，頁114-117） 王二年相邦義之造戈（《銘像續》1225）	秦惠文王後元三年「張儀相魏」、七年「樂池相秦」（《秦本紀》）
秦 昭 王	樛里疾	元年相邦疾之造戈（《銘像》17242） 六年相邦疾之造戈（私家藏器）	「（秦惠王二十六年）秦封樛里子，號爲嚴君」（《樛里子甘茂列傳》）
	田 文	八年相邦薛君造漆豆（《銘像》19908）	十年「薛文以金受〈受〉免」（《秦本紀》）
	樓 緩	十一年相邦緩之造戈（《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4·湖南》，頁209）	十年「樓緩爲丞相」、十二年「樓緩免」（《秦本紀》）
	魏 冉	十四年相邦冉戈（《銘像》17243）	十二年「穰侯魏冉爲相」（《秦本紀》）
秦 王 政	呂不韋	三年相邦呂不韋戈（《銘像》17249）	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呂不韋列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初稿，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四日改定。

¹⁸ 王輝先生據八年相邦薛君造漆豆銘文，指出史書記載中的「金受」應爲「金受」之訛。說見：〈八年相邦薛君、丞相受漆豆考〉，《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2期，頁64。

參考文獻

- 王 輝：〈八年相邦薛君、丞相受漆豆考〉，《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2期，頁64。
- 史念海：《論戰國時期的「插花地」》，《河山集》七集，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07-519。
- 朱本軍：《戰國諸侯疆域形勢圖考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37。
- 吳良寶：〈魏韓兵器考釋三篇〉，《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六輯，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頁194-195。
-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4·湖南》226戈，北京：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年，頁207。
-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4·湖南》231戈，北京：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年，頁209。
- 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79。
- 徐在國、程燕、張振謙編：《戰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938-939、984。
-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頁99，注釋①。
- 馬 昂：《貨布文字考》卷三，1832年刻本。
- 黃陂縣文化館、孝感地區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1982年第2期，頁57。
- 楊 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81。
- 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冊頁17，注釋[二〇]。
- 繆文遠：《陳軫事蹟考述——〈戰國策檢論稿〉之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第四集，頁71。